

灤出西

京口陞

聞

程雜見

詠記錄



西
陲
聞
見
錄

黎士宏 著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

灤京雜詠（及其他二種）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二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西陲聞見錄

此據學海類編本
排印初編各叢書
僅有此本

西陲聞見錄

清 長汀黎士宏婉曾著

歐陽公五代史四孽傳。載自甘州涉磧。磧無水。載水以行。甘州人教督使者作馬蹄木澀。木澀四竅。馬蹄亦鑿四竅而綴之。駝蹄則包以羴皮。始可行。今甘州郭外卽黑河。自甘州九驛而達酒泉。如甘之高臺。肅之鎮驛。種宜稍宜。穠宜麻。宜菽。春夏之交。綠樹清泉。濠澗衢路。稍針鳬雁。阡陌成行。遠遊者不知其爲塞上。所謂載水鑿蹄事絕無之。蓋在趙宋時。自枹罕以西地爲元夏。其執筆者既未親至其地。而傳述者又詳不詳焉。以歐公一代史才。而見聞有盡不盡。今車書萬里。而予得親至其地。且見古人之所不見焉。所謂士生三代後。未始非幸也。

甘州誌載萬歷三年修城。至南面剗削垣牆。有小木樞五百餘具。形骸各長二尺餘。男女衣冠貴賤老少一一可數。極爲駭異。或謂爲外國焦僥之類。不應有五百樞之多。博識者又測爲前代厭鎮之術。然或削木斲石爲之。何乃骸骨儼爾。天下事理外意外。不知可者真不知其幾。

唐書甯寇軍東北有居延海。又北三百里有花門山堡。杜工部詩其題曰留花門。是時回紇留兵花門。故杜詩云。花門旣須留。原野轉蕭瑟。意義甚明。而甘州誌中竟云古蹟有留花門。則不考之誤。

甘州人謂筆曰生活。謂陝以東人曰豹子。姊妹之夫曰挑擔。異父之昆曰隔山。名其子女多曰倉曰庫。不

慧之子曰瓜子。殊不解所謂。後讀唐書。賀知章有子。請名於上。上曰。可名爲孚。知章久乃悟。上諱之。以不慧。故破孚字爲瓜子也。則是瓜子之呼。自唐以前已有之。

枸杞以甘州得名。河以西徧地皆產。不獨甘州有也。惟涼州鎮番衛。隴江石所產獨佳。隴江石在邊外數百里。爲番夷住牧地。土人取之者。率邀結數十人。晝伏夜行。採之不數旬。即返。少留則恐番孽略也。道遠而得之艱。故獨貴。乾者大如豆。赤如珠。即當事貴人。歲所得亦僅升合而止。余曾兩見之。真奇種也。近甘州王生迪。簡家畜一株。曾摘生者百粒見貽。大如指頂。甘香之味。沁入心脾。七載窮邊。得嘗異味。蘇子瞻云。日啖荔枝三百顆。不妨長作嶺南民。此固不足自慰耶。枸杞根。金光明經曰。苦彌。附記此。

前明典制。甘肅一鎮。歲用糧料六十九萬七千六百零五。二百二十萬三千八百五十零。又巡撫都御史楊公博區畫邊事疏。內開。甘州一鎮。歲合用糧一十三萬八千九百九十九石零。料八萬八千五百九十五石零。草二百八萬三千八百零。今自裁兵之議下。一歲所支糧料。曾不滿十萬。一線單微之路。番夷雜種。在在宜防。憂盛危明。恐不當以減兵爲勝筭也。

甘州木屬多柳。草之屬多馬蘭。果之屬多杏。多白檣。多楸子。白檣類蘋果而小。味亦差減。楸花如海棠。子酸。土人取其肉爲果單。壓泥澄濾。薄如油紙。南人不多識也。惟雲楸乃堪作器。非此種。洮岷諸州始有之。張臚退。即明初所稱三丰道人。永樂住佳甘州。張指揮園最久。乃適西域。所住小庵。在城西隅。耆老云。庵中固有草鞋坐具。因亂後庵焚并失。今其像乃新塑者。然道貌清肅。猶足令人思。西域人貢者來云。三丰

現在爲某台吉所供養。仙跡奇蹤。固非常情所測耳。

甘無魚。鯽數寸者。間有之。溪澗中無鱗者。不可食。嗅之作泥氣。且暴下。鄉堡中民有老死未經見魚者。傳一悍婦數笞其夫。他日夫偶持一魚至門。婦望見。惶恐叩頭。夫因給之。若不更所爲。且爲厲。收若魂魄。婦自誓改過。遂爲善良。癸丑夏。予遣役鄭璜。伴兒輩入都門。見市蟹郭索滿筐。鄭役惶怖。眈眈不敢正視。繼至五涼。與客話其事。有畫士李印在座曰。是水裏大蜘蛛也。那得不怕。一座閤堂絕倒。

甘州極邊。經歲無雷。無日無風。郭定襄所謂山遠四時皆見雪。地高經歲不聞雷也。其風大者爲黃風。更大者爲黑風。黑風一起。則咫尺不辨人。空中火光如電。頗以爲異。后見施顯欽天文記云。風爲陽氣。本無形也。惟風極盛。則陽氣所聚極厚。故有色可見。而赤如火。極明處。則風必極盛。然後知不讀書窮理。不多見少怪耳。

南燕主備德仕秦。爲張掖太守。其兄納與母公孫氏居於張掖。德從秦主堅寇淮南。留金刀與其母別。備德與燕王垂舉兵山東。張掖太守符昌收納及備德諸子。皆殺之。公孫氏以老獲免。納妻段氏方娠。未決獄。掾呼延平備德之故吏也。竊以公孫氏段氏逃羌中。段氏生子超。十歲而公孫氏病。臨卒。以金刀授超曰。汝得東歸。當以此刀還汝叔也。呼延平又以起母子犇涼。及呂隆降秦。超隨涼州民徙長安。平卒。段氏爲超娶其女。超後東奔。襲備德位。呼延平保孤一節。何異程嬰公孫。惜超分閭位。事不甚傳。而甘州地僻誌殘。又不見於記乘。故特表而出之。

甘州城西南隅有忠武王廟俗呼爲土主廟其封號不知所始舊碑傳爲西夏神其神羊首人面郡人事之甚謹前明定襄伯郭登鎮甘肅辨以爲丁甲之神謂丁未神號無比仁至真君故戴羊頭冠偶讀西山海經云凡西次三經之首崇吾之山至於翼望之山凡二十三山六千七百四十四里其神狀皆羊身人面其祠之禮用一吉玉瘞精用稷米則土人呼土主甚爲有據惜定襄見不及此

甘山署左爲度春堂固多隙地宜菜引水通池時其灌溉有愆有非有芹有芥有胡葵有苜蓿有蘿菈有枸杞有瓠有筍有赤根有紅白芍藥有莧有扁豆有萱有葵葵土人不解食閏五月初七夜與兩兒及吳人朱文玉食會堂中命奴子引燭摘而煮之流匙甘滑匕箸爲空因憶子瞻在黃州與子過種菜半畝終年飽食爲作詩曰秋來霜露滿東園蘆菔生兒芥有孫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鷄豚當斯絕塞天邊干戈密如麻竹猶得父子友生燒羊油燭說閒話飽噉菜粥侈矣哉天之相吾子也因筆記之他日亂定歸里聚首邱園閒數往事取其日月而覆按之亦可引首而一想也

言邊產曰野馬黃牛黃牛毛不堪織肉味比家羊稍淡又有石羊一種矯捷騰躍非羶者所能取多以火鎗獲之其皮細膩如絹染色久不毀爲衣襪材輕且輒非江以南鹿鹿可比若葉文莊所云甘肅一帶有饕羊取其腹脂而羊復生則目所未見即問之士人無有也比見甯波顏六息云涼州爲人牧羊者擇羊肥脂者私刺其腹流脂可半合取爲膏燭之用羊雖瘦損而無害則是隨羊皆可取又不獨饕羊矣哈密在前朝爲衛雖爲要荒替襲皆隸兵部近今則屬廢而已其入貢有期貢之物爲玉爲馬非獨充廷

實其意多在攜彼國之物。貨中土茶布以歸。利不貲也。康熙十二年。貢使過甘來謁。余察其一二入色似通漢語者。再三詰之。則云原係熟回。因亂後還本國。且有妻在肅。數年來一視之。貢玉有重至六十斤者。肅川河亦產玉。人多取之爲器具。形質較玉少麤。其溫潤者亦竟亂真。尙書三危旣宅。厥貢惟球琳琅玕。孔穎達疏以爲琅玕石似玉者。恐卽此也。

古燉煌卽今瓜州沙州城。去肅州九百里。玉門關在肅州西九百里。當時皆有亭障都護。是在漢時張掖酒泉皆在內地。若老杜秦州雜詩云。遲迴度隴怯。浩蕩及關愁。又云。塞雲多斷續。邊日少光輝。觀其愁嘆若此。是其胸中不但視陽關玉門爲徼外。卽視甘肅已如絕域矣。

晉末五涼呂光據姑藏。卽今涼州。乞伏據金城。卽今蘭州。蒙遜據張掖。卽今甘州。方圓不過二千里地。當時各自立國。俱有百職官司。且史盛稱其宮室殿亭女謁賞資華靡之費。且彼此交師用兵。或至十萬二十萬。又各屢月經年。其財力必不能取資中土。不識當時何所置辦。歲康熙乙卯。逆賊踞河東。河西大師進剿。兵不滿三萬。協濟之銀不至者纔七月。而官師告匱。運輸難于鬼工。借貸幾如戶索。乃古今不同如此。

乙卯平涼變起。逆據秦州。禁旅合圍者五閱月。城中糧盡。殺人而食。時吾友宿波顏六息從軍幕府。書來云。聞城中初食馬。馬盡。食人肉。價八錢一盃。食人固不忍聞。而賣肉者以八錢定價。不知此輩得錢更從何處用也。

衣帛中見火人多以爲祥。今靖逆侯張公曰：此不足異。貂鼠被服，寒夜偶拂拭之，則火星數百點隨手迸發。後余在甘州署，與西江馬生長如各親見之數次。新羊皮及新絨衣皆有之。乃知又不獨貂皮爲然。乙卯蘭州之變，其首逆爲馬洪、吳承印。先是平涼提督兵潰於甲寅冬十二月初四日，殺督帥經略莫公洛於甯羌州，隨返戈而西。據秦州，繼據平涼，遊騎已抵伏羌會甯間。南北路皆斷，河東西一日數驚。叛人意欲待蜀兵大至，恐河西兵猝起，乃貽撫軍及提鎮書，抄其待罪疏藁云：已約束兵馬，靜候處分。計實緩師也。又適奉詔旨許其滿雪，撫軍恐進師逼之，亂將愈速，乃止援師境外。然各路之兵抵蘭者已五千餘矣。正月遂陷鞏昌。二月之一日，守將曾文耀叛，又陷臨洮。撫軍遣左右營守備馬洪、吳承印領兵駐防沙泥站，站去蘭一百二十里。文耀前撫標守備也，與洪、承印固密。文耀叛而洪與承印遂亦陰與賊通。事稍稍聞，撫軍防之急，時將兵在外，又勢不得卽撤，遣左營遊擊張大選卽其營撫慰。洪與承印各出不遜語，且刦大選歸賊。大選詭計得脫，然猶在沙泥站，未敢遂逼蘭州。馬洪者，回種精悍善騎射，舊隸甘肅總鎮孫公克標。吳承印則靖逆侯張公^勇家奴也，多計數，亦便弓馬，皆撫軍親所拔識。置標下久，屢積功至守備。歲時且受撫軍裘馬金錢之賜無算，因憤撫軍不見信，遂自疑貳，與賊附緣。二月之四日，各路兵在蘭州者咸洶洶無圖志，適聞城外砲聲，遂相率倡言賊兵已至，東關破矣。少閒又曰：賊已離城三里矣。撫軍^{華公}、^國臬司伊公計曰：卽在此，誰與守者？徒死耳。易若西而請兵，遂渡河而西。時河橋久拆，春冰初解，男女奔潰號呼而不得渡，且胥溺者若干人。洪與承印於初六日始引兵赴郭外，猶未敢入城，繼見市里

空虛。與承印頓足曰。上官西去。帑藏一空。卽非我輩。而罪莫坐我等。我等死不能白矣。遂與一二叛將據爲城計。時河西提鎮三路之兵。俱集莊涼。會商并進。西甯總鎮王公寶_進先引數騎至安甯堡。堡去蘭州僅四十里。公欲乘賊謀未定。出奇計。潛兵渡上流。破賊諸將卒。以河流洶湧。公大將勸公少留。公慷慨曰。使國祚有靈。我常得渡。如天意佑賊。我死亦分也。涕泗橫流。縛木作棹。跳身先上。諸將士不得已。隨尾從之。賊塘馬十數。猝相遇。不意王公身來也。猶問西邊兵何時可至。公手起刀落。竟長驅抵城下。賊始斂兵入城。三月三日。提督張公遂揮兵內薄。以登城上。矢石如雨。不克上。我兵隨移營龍尾山。可俯瞰城中。賊故示閒暇。日奏鼓吹。擁蓋巡城。傳呼之聲達城外。又令數婦人豔妝侍左右。彈琵琶送酒。時令一二無賴。踞坐城口。慢罵。憤怒我師。將軍與諸將計曰。急攻之。且傷士卒之半。莫若先剪其援兵之路。若不過自守。遊魂耳。何能爲。乃合兵環圍之。而別出奇計。商王公潛兵取臨洮。適孫公亦自蘆塘渡河取靖遠。而洪與承印固守益堅。城中糧料具盡。取新木屑其枕。和兩庫官茶以飼馬。斗米至十餘金。盡斧城中公廨以爲薪。城中飢民有欲翻城應者。洪稽察嚴密。卒不得出。洪又有心腹數人。每夜洄黃河而渡。從間道走平涼。請救。六七往返。平涼漫應之曰。且固守。援兵不日卽發矣。平涼實自救不暇。無能遣一卒也。至閏五月二十七日。我師復秦州。提督張公逼鞏昌。賊亦聞風輸款。洪與承印力竭。乃以六月二十七日舉城降。七月初一日。馬洪自恐罪大。不能苟生。單騎出城。謀遁去。麾兵追八十里。至柳林溝及之。洪馬蹶。乃下馬持刀坐。語追兵曰。來來。吾死命。若等何苦相迫。每前輒傷一人。追兵皆遙立百步外。叢射之。乃死。斬其首以報。

數其屍中七十六箭。初三日。承印見洪死。亦先殺其妻子。自刎死。計自二月之三日圍城起。至六月二十九日降。連間計一百七十有六日。是役也。一徧裨小卒耳。倡亂據守。遂彌六月。非諸將帥之力。先剪其援師。計窮自縛。行間將士勞勩不必言。而河西千里供輸之苦。亦息肩何期哉。洪與承印負恩助叛。雖飯命或少可緩須臾死。而卒以疑畏自戮其身。逆亂小人。亦足以爲鑑矣。

杜工部遊何將軍山林詩云。萬里戎王子。何年別月支。月支卽今甘肅地。兩鎮志載。并無所謂戎王子者。而土人亦不曉其名。杜註云。戎王子卽獨活。然獨活亦此地不產。或云本草日華子卽獨活。一名戎王使者。然杜詩云。神農竟不知。而今謂本草云云。豈不當面蛇足。古人詩文有不必穿鑿求解者。類是。

蘭州渡河以西人。重氣尙武。起戎行。服金紫者。比屋皆是。故每科鄉試于甘肅時。設聿字號。甯夏設丁字號。榜各中式一人。陰寓右文意。士夫溫文廉靜。不喜聲華。至于挽強弓。騎韃_音馬。三尺童子生而習之。然實質朴有古風。官長稍能自愛。數十年後。猶樂舉其姓字。凡官長車騎所過。百姓聞呵殿聲。卽曲室委巷。必起立垂手。俟過盡乃敢安坐。否則父老羣相譙讓。此內地所絕無者。質成於公庭。一語折角。率俯首受杖。退無後言。倘非心所厭服。挺身直視。不難飲忿捐生。蓋易靜亦易動之國也。大率仕宦其地者。既不耐寒苦。僥倖遷延歲月。考滿得除善地去。而撫綏大吏。又以邊庭寥闊。襲承平久。不復多所規畫。數千里用武之鄉。處一線華夷之界。邱壑民窮。百無可恃。雖聖人在上。荒服咸賓。當事者不可不爲先事之計也。